

第六十一章 相府意外遇故人

挽夏仰著頭，細細打量馮景麒的面容，兩年的時間，那個修竹茂蘭般的少年似乎沒有太多改變，笑容依舊那麼溫柔，目光帶著對她一如既往的寵溺。

如若說有變化的，是他又長高了，肩膀也似乎更寬闊了些。

原來，兩年後的兄長是這樣子的，前世她都沒有看過……

「昨兒京中還下著雨，今兒妳來倒是放晴了。」馮景麒笑著與傻傻看自己的少女道。

這溫柔平靜的笑容下，只有他知道自己用了多少力氣去壓制住心中翻湧的激動。兩年了，他又再見著她了，這兩年於他來說，恍如隔世。

她出落得真好看，一如他無數次想像的那樣。

發怔的挽夏也慢慢綻放出笑容，一張嬌顏就似撥開雲霧的雨後豔陽，明媚動人。

馮景麒心頭一跳，抬了手，頓了頓才落在她髮頂，聲音有些啞，「長高了。」

若有人留意，或許還可以聽到他尾音在發顫。

「大哥也長高了。」挽夏甜笑著道。很奇怪的，先前要見他的那種忐忑緊張全消失了。

馮景麒點點頭，收回了手，眼中黯然一閃而過，朝也已到來的蘇氏撩了袍子便要行大禮。

蘇氏忙扶住他，「使不得、使不得！你如今好歹也官拜四品，哪裡隨便行這樣的禮。」

馮景麒還是硬生生磕了下去，「兒子有今日，全是母親與父親給的。」

蘇氏被他喚得眼眶直泛紅，扶著他起來，「我知道你是好孩子，我也願再做你母親的，可我卻不能再讓你這般喊了，若傳到馮家人的耳中，對你只會造成麻煩。」她還在應天府的時候就聽聞馮先前有從旁支過繼的意思，如今麒兒認祖歸宗，可不知道礙了多少人的眼，就這一句話，也夠他們揪錯處的。

「母親您放心，絕無人敢編排我一句，何況生恩未有養恩大，馮家感謝母親與父親都來不及。」馮景麒微微一笑，眼底閃動的是冷芒。馮家那些旁支，這兩年已被他收拾得服貼，誰若再想當出頭鳥，他不介意再來幾次殺雞給猴看。

同行的閔家母女心中雖好奇蘇氏口中的馮家，卻很自覺站在一邊看凌家團聚，驚訝中也已有了猜測。

蘇氏聞言稍稍心安。

陳奇父子遠遠見母子倆似乎說完了，這才上前，與馮景麒相互見禮後道：「馮大人，郡主與凌夫人便交與你了，我這便回宮和皇上覆命。」

馮景麒頷首，目送他帶人離開，便扶著蘇氏到早已準備好的馬車處。等母女倆都上去了，又安排好閔家母女也跟著上了車，他才矮身鑽進去，便見著挽夏朝自己一笑，隨即她又好像有些不好意思，摸了摸鼻子。那模樣可愛極了。

馮景麒唇角的弧度壓也壓不住。

一行人先回到了凌府，挽夏在進府後就一聲歎息，蘇氏知道她是觸景生情了，輕輕拍了拍她手背，「我也不曾想過，那麼快還會回應天府。」

「確實想不到。」挽夏低低應了句，前世她們幾年都未曾離開過北平，回到這兩年未踏足的地方確實挺影響她情緒的。

馮景麒察覺到母女倆話中有話，只以為兩人是擔心皇帝的事。

「母親不必太過憂心，這應天府若是不想待了，兒子自有辦法送你們離開。」蘇氏勉強地笑了笑，「自然是信你的，不過我們既然回來了，便會探個真切再做打算，不能真給你父親添亂。」

馮景麒默然，他明白蘇氏擔心什麼，他又側頭去看撩著簾子看前院景致的挽夏。少女的杏眸中是他沒見過的複雜情緒，有著憤怒、冷意，最後化作一片漠然，一雙眸子都黯淡了下去。

他看得心頭一緊，那人說的三年之期，如今都已經兩年了，凌家卻仍是這樣岌岌可危。而如今，他應該也有能護住凌家的能力了吧……

馮景麒暗中握了握拳，自從看到少女就不停翻湧的情愫越發澎湃，化作一股快要壓抑不住的衝動。

此時馬車停住，留守在凌府的丫鬟婆子們已齊聲恭迎。

馮景麒神思驟然被拉了回來，鬆開汗濕一片的手心，不動聲色扶了母女倆下車。凌府院落日日都有人打掃著，又得馮景麒提前吩咐，各處更是收拾得一塵不染，連蘇氏都感慨。

閔夫人進了凌府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勳貴，這應天府的凌家府邸與北平那絕不是一個等次的，光是占地怕就得大一倍餘。閔夫人也難得極有眼色，主動先到了客院，不打擾這有話要說的一家子。

馮景麒給母女倆說了這些年應天府的一些事，在凌府用過晚飯，才回了相府。

等了大半日的馮相終於見孫兒回來，喜笑顏開，馮景麒也未曾想他老人家就坐在他院子等，忙先告罪。

「這有什麼好告罪的，人之常情，若你是那種心冷無情的人，即便你是我唯一的孫兒，我亦不會多看你一眼。」馮相笑著道：「你看這幾日哪日合適，便請了你的養母與妹妹到相府來坐坐，我也得親口與她道謝。」凌家人將他孫兒養那麼出色，說一聲謝極應該。

馮景麒應是，馮相這才神色滿足的離開，等人走到院子馮景麒又聽到他突然大笑兩聲，疑惑的透過柵扇看他，老人卻已離開，只留了個背影……可他怎麼感覺老人家走路都飄起來似的，那個樣子與平常的馮相爺完全不一樣。

挽夏領著閔家母女在凌家熟悉了兩日，就準備帶閔家母女上街逛逛，梨香卻是緊張兮兮的來尋她。

自家大丫鬟極少露出這樣慌張的神色，挽夏不動聲色找了個藉口離開，主僕倆走到院牆那叢芭蕉樹下時才停下。

梨香從袖中取了封信遞給她，「小姐，府裡一個灑掃下人給的，說是璟王給您的

信。十萬火急。」

挽夏接過信的手一抖，忙拆了開來，信紙上是沈滄鈺那蒼勁的筆跡，看完信中內容，她已經變了臉色。

什麼時候有了那樣的變化！果然，他們靠不住！

挽夏咬牙，深知自己這回是闖了狼窩，可她又莫名鬆口氣，終歸這狼窩是來了，那她也不介意幫他清除幾隻狼崽，真當她一個女流好糊弄欺負了！

「去喊了侍衛長來。」挽夏將信貼身收好，吩咐道。

梨香見自家小姐神色陰沉得很，是動了怒，心頭顫了顫，轉身便去尋人。

因挽夏有著郡主封號，凌昊早在兩年前便培養了一支五十人編制的親衛給她，侍衛長很快便趕了過來，腰邊配刀鏘鏘作響。

六月天氣正好，挽夏抬頭看豔陽，卻如同在冰窟一樣，寒意徹骨。

她在路上沒有等到沈滄鈺的回信，就應該要對陳奇父子警惕的，正常情況，沈滄鈺知道她回了應天府該萬分焦急，如今應該也不晚，畢竟要是真到很嚴峻的地步，他定會千方百計將船攔下，阻撓她回京才是。

挽夏呼出口濁氣，心中定了定，這才再重新回到廳堂。

梨香見自家小姐見過信後，吩咐侍衛長事情時都是神色嚴肅，心間也知道要有不好，只更加小心翼翼跟在她身邊伺候。

挽夏陪著閔雯依在長安街溜達一圈，回到凌府時已是黃昏。

蘇氏笑吟吟地和她說著馮家有請，要她們母女後日到相府做客。

剛回到應天府時，挽夏是還忐忑的，如今卻挺歡喜，她也想去看一看大哥如今的家，聽說馮相待他很好，仕途也很順利，以後也不必捲入凌家當中的事，這樣挺好。到了赴宴那日，挽夏起了個大早，將元寶托給閔雯依，與母親乘上馬車到馮相府去。

今日馮景麒沐休，馮相政務繁忙，宮中離不開，可他交代必定會早歸，要孫子多留人一會。

其實祖父打什麼主意，馮景麒多半是能猜到的，他也只當不清楚，一一應下。

他在垂花門迎蘇氏母女，見著那穿八幅湘裙的少女，眸光越發溫柔。

三人才說上兩句話，被僕婦簇擁著的馮萱笑容燦爛前來，見著馮景麒便嗔道：「麒哥哥怎麼不等我，祖父也說了要我迎客人的，一會祖父知道了，非得訓我。」

挽夏視線就被這嬌俏的小姑娘吸引了去，模樣與她相仿，面容十分精緻，眉宇間的嬌憨一看便知是被捧著寵著的小姑娘。

馮景麒與馮萱說了句「客人在這呢，這不是正好」，馮萱目光便也落在他身後的婦人與少女身上，恰好與挽夏視線對了個正著。

挽夏沒有閃躲，朝她露了個笑，馮萱已跑上前來。

「您是溫嫋郡主吧，其實我們應該見過的，前兩年的牡丹宴上。」說著，她又意識到自己還未見禮，忙不迭朝蘇氏與挽夏行禮。

「她就是這個活潑性子。」馮景麒上前給三人引見。

挽夏便笑著喊馮萱馮妹妹，馮萱聽得眼彎彎喊凌姊姊，又道：「我常常聽起儀昭

公主提起凌姊妹，每次她都長吁短歎的，對姊姊想念得很。」

這兩年儀昭也有與挽夏書信往來，不過她在宮裡頭，規矩森嚴，也不過是一年一兩封，說說彼此近況。說來，儀昭也是她回應天府難得想再見著的人。

「馮妹妹可是經常進宮見著儀昭公主，她近來可好？我亦是十分想念她的。」

「也不經常，前些日子的宮宴上見著了她，可她看起似乎不太開心……」

「好了，還是先進去再說話吧，哪裡有在垂花門招待人的。」馮景麒此時打斷馮萱的話。

馮萱也意識到失禮，立即住了嘴。

蘇氏見他難得顯出兄長威嚴樣子，抿了嘴笑。

她這一笑，倒讓馮景麒有些不好意思，收了有些嚴肅的神色，引著母女倆往花廳去。

挽夏緊跟著自家娘親，一邊打量相府。

相府很氣派，當然也是處處精緻，可她一路走來總感覺少了些什麼，等轉到遊廊，她只顧看景，腳下絆著臺階，馮景麒眼明手快扶了她一把，才沒有讓她撲在地上。

挽夏為自己的不端莊臉熱了熱，朝他感激一笑。

他彎腰為她理了理裙裾，道：「多大的姑娘家了，還這樣冒失。」動作自然親暱。

挽夏只是眨眨眼，笑容燦爛幾分。

落在眾人身邊的馮萱卻是睜大了眼看馮景麒，她從來就沒有見過堂兄這樣溫柔對過誰，便是她想與他多親近，朝他撒嬌，他也不曾這般過。他的這種溫柔是由內而外地展露，與平時那雖溫和卻總給人距離感的樣子真真不一樣。

馮萱心裡驟然變得有些失落，原來她的堂兄並不是對誰都有所保留。同時，她看著髮間簡單點綴了兩朵珠花便明鑑照人的挽夏，心中莫名酸酸的。

溫嫋郡主長得這般好看，堂兄又自幼與她長大，自然待自己與她是不一樣的。

三人並不知曉一點點的意外叫馮萱起了些許情緒，而三人一向也是親近的，說起話來也難免會將一邊的馮萱忽略。

馮萱坐了好大會冷板凳後，情緒也越發不好了，正好下人來尋她，道是邵家小姐來了，馮萱便藉口離開，一直到三人用過午飯也未再出現。

飯後，挽夏吃得有些撐，抱怨地看馮景麒——席間也給她夾太多菜了。

喝茶的馮景麒察覺會心一笑，「要不到後邊園子走走吧，祖父可是說一定要留住妳們等他回來的。」她個子是長了，可身上哪兒都是那麼纖細，實在有些太瘦弱了。

挽夏確實也坐不住了，挽著自家娘親去逛相府的花園。

碧樹繁花、假山亭閣，相府花園是那種中規中矩的京城風格，正中央引了活水，修了池塘，上邊有著九曲石橋橫跨，中間一個湖心亭，上有鴛鴦飛鳥，也就這處顯得熱鬧一些。

看到這兒，挽夏終於明白初來時覺得相府缺了什麼——缺了些人氣。

那些精緻氣派的重重樓閣顯得太過於冷清，整個府邸也十分安靜，這是與凌家不一樣的，相府似乎連下人都特別的少。

三人在湖間的石橋上慢行，正午太陽有些大，馮景麒便撐了傘走在母女兩人身後，為她們遮陽，丫鬟婆子都離得遠遠的跟著。

走了一段，三人這才看到湖心亭內坐有人，因著邊上並未有下人，亭子又掛了紗，近了才看到人影來。

挽夏腳步一頓，馮景麒眼力不錯，見到亭中的人已經發現了他們，倒覺得不必避開較好，何況也不是別人。

「我們也過去歇歇腳吧。」他道。

母女倆也知這調頭走開是極失禮的事，自然是應的。

馮萱看著堂兄一行走來，捏了捏帕子，邵盼芙已站起身來。

她今兒是早和馮萱約好來串門的，馮萱未曾和她說馮府來客人，她便就這麼來了，如今還撞上，她顯得有些緊張。聽說這是凌家人，內中就有著那曾成為許多貴女羨慕對象的溫嫋郡主。

邵盼芙整了整衣襟裙裾，馮萱也站起來，跟她一同下臺階相迎。

兩方照面，邵盼芙暗中打量挽夏，只是一眼就愣怔住了。

溫嫋郡主……居然是「他」！

邵盼芙見著挽夏，兩年前在徐州城廟會的記憶便跳了出來，眼前這身材高挑的少女，慢慢與當年那貴氣裝扮的少年面容重合。

她未曾想到，再見到她時居然會是在相府，而她居然是當年讓京城貴女羨慕不已的溫嫋郡主，如若她是溫嫋郡主，那麼當年跟她在一起，極親暱的那位公子……

邵盼芙越想越震驚，那時璟王正與凌家前往北平，那位公子是璟王！

她怔在原地，一雙大眼寫著不可置信，也有些被真相嚇著。

挽夏在見著邵盼美的時候也有些吃驚。這個眼角有顆朱砂痣的少女氣質實在出眾，叫人一眼難忘，可她也只是微微吃一驚，面上絲毫不顯。而從邵盼美的眼神中，挽夏知道對方認出了自己。

馮萱已朝挽夏三人行禮並引薦身旁之人，卻發現好友直愣愣的，忙暗搜她一把。

邵盼芙意識到自己的失態，忙垂了頭告罪。

挽夏微微一笑，「無妨，倒是我們擾了馮妹妹與邵小姐了。」

邵盼芙緊張得心怦怦跳。

挽夏神色太過平靜，平靜得讓她猜不透對方是否認出了自己，只能再小心翼翼道：「能見著郡主是臣女的榮幸。」

挽夏自然也看出來她的緊張，朝她頷首，轉而與蘇氏道：「娘親，我走著走著倒是覺得睏了……」

蘇氏聽得一怔，旋即瞋她一眼，這是在別人家做客，怎麼說這麼失禮的事？

馮景麒也好笑，心中卻有種奇怪的溫暖，她倒是不見外。「睏了？是清晨起太早了？如今還天天練箭呢？」

「對啊，大哥莫不是要檢查我的功課？」挽夏瞇著眼笑，「或許大哥都要比不得我了。」

真是自信。馮景麒看著眉宇飛揚的她也笑了，「祖父怕也得再晚些才能回府，我

先領妳們去客院歇會。」

「哪有這樣的，你就由著她胡來。」蘇氏又睨了眼女兒，想她平時精神得很，怎麼這會就說睏了？

挽夏已連連應好，馮景麒與馮萱說了兩句，便帶著蘇氏母女往回走。

邵盼芙卻是知道挽夏也認出了她，那番說詞怕是見她不自在編的，是因為怕她有異樣暴露了當年之事嗎？

邵盼芙有些惶惶，當年璟王待溫嫻郡主親密的點滴也不停在腦海裡閃過。

璟王與溫嫻郡主不是叔侄嗎？而當年璟王還送了個天大的人情給她大伯父，與大伯父如今拜相有著極大關係，那麼他們邵家其實是與璟王搭上了？他們邵家真正支持的人是璟王？！

邵盼芙想到近些年她大伯父得太子的看重，與太子一系的大臣走得那般親近，她臉色變得一片煞白。她是深閨女子，不知道朝堂的複雜，可是有些道理卻是明白的，當年她爹爹認出璟王，璟王還不顧忌的在他面前與溫嫻郡主那般親暱，這兩年邵家卻安然並逐漸勢大，那絕對是因為璟王，不然，她爹爹在撞破那樣的事後，哪裡可能還繼續活著！

璟王有顆天大的心！

邵盼芙想到最後驚得大口大口喘氣，一時震驚過度眼前發黑，退了兩步坐在臺階上直抖著唇。

她這副樣子把馮萱嚇出個好歹，忙扶了她回到亭中坐下，卻是怎麼問都未讓她再開口說一句。

邵盼芙緩過來後，便急急忙忙回了邵家，她要將今日遇到溫嫻郡主的事與父親說，她怕她壞了邵家的事！

第六十二章 戰場的殘酷血腥

離應天府千里的大寧，一片燎原大火熊熊燃燒，百里外都能看到那沖天的火光，彷彿黃昏的火雲覆蓋著一邊天地，那樣刺目灼人。

「王爺，他們居然放火！」戚安握著大刀，一把抹掉臉上的血水，呸了一大口。沈滄鈺身穿銀甲，手持銀槍，那片能將天地都吞噬的大火就在他身後，他漆黑的雙眸此時已被火光染紅。而他正前方是身著韃靼國盔甲的士兵們，一波又一波，似無數的螞蟻一般撲向他們。

他們與敵軍在這片森林戰了一日，在快要攻破敵軍佈防時，他們的後路卻被自己給人封鎖住了一一燎原大火，那是要他們葬身這片森林中。

沈滄鈺面色沉著，他身邊的親兵神色個個悲壯，這個林子埋了他們太明朝的近萬士兵，他們王爺明知其中會有詐，卻還是義無反顧親自披甲、踏骨揮血，要為太明朝打通一條重要防線，告慰所有犧牲的士兵在天之靈……可最後要他們命的，卻是自己人。

那些人真將戰事當兒戲了嗎？燒了這片林子，將他們困死在這裡，可太明朝也少了一片佈防陣地，後邊的軍營亦明晃晃暴露在敵人眼前。他們以為傾巢一戰必勝？！

環王親兵們個個紅著眼，揮動著手裡的大刀，將那些湧上來的敵人斬殺。

不少親兵眼中都盛滿了淚水，他們不怕戰死沙場，他們不怕埋骨他鄉，可他們不甘命斷自己人手上；他們可以血灑疆場，不求馬革裹屍，可他們不願身卒於陰謀。那是對他們身為戰士的侮辱！

他們便是死，亦永不瞑目！

環王親兵個個心中悲憤，為自己不忿，為心繫大局的主子不忿。

面對不停衝上來的敵人，他們麻木揮動著手中的刀，砍下敵人首級，或是被敵方擊中要害，卻還睜大眼掙扎著再反撲對方。武器被打掉了，他們就用血肉之軀撲上去。

雙方廝殺著，哀叫聲被風傳得極遠，奮力一搏的嘶喊聲響徹天地。

沈滄鈺看著煉獄般的戰場，看著自己手下士兵的悲憤，心間一股悲涼的怒火湧起，如身後燎原的烈火，燒得他每一寸血肉都隱隱作痛。

什麼大局，在那些人眼中都比不過手中那點權力，士兵也好，百姓也好，比不過他們的那些利慾。

沈滄鈺閉了閉眼，眼前出現前世因他興兵戰亂後元氣大傷的太明、民不聊生的太明。

他發現自己錯了。他這世不願看到千瘡百孔的太明，但即便他有顆仁心，亦不會實現。

他們那些人，寧可毀一方城池、毀數萬人之城池，也要他命喪黃泉。

好得很，好得很啊！

他笑一聲，戚而冷。

「戚安，帶著三分之二的士兵們往東撤，其餘的跟著我往西走。」

「王爺！」戚安聞言變了臉。往東撤他明白，東邊有河，只要他們到了河岸，便有辦法衝出去。可是自家王爺往西走，他是要己身為誘餌，助他們脫險，西邊那只有一道峽谷，那是絕路！

「我帶著人往西邊走，王爺往東突圍！」戚安一手握住號角，勸道。

沈滄鈺手中銀槍瞬間便指住他喉嚨，神色沉靜似水，「違令，就地格殺。」

戚安眼睛發酸，又聽他道——

「突圍出去，肅清大寧衛，然後你們全聽令於凌將軍。違令者，殺無赦。」

「王爺！不到那種地步！我們突破這邊防線，對方也來不及支援。我們的人也還在外邊，肯定能支援。」戚安跪倒在地，重重磕下頭。可他卻感覺到脖子一涼，沈滄鈺手中的長槍已頂著他的動脈。

錚錚漢子此時眼中一片熾熱，滾燙的淚水落了下來，將染著戰士們鮮紅血液的土地潤濕。戚安聲音嘶啞，抖著唇道：「屬下領命，誓死突圍！」

「去吧。」沈滄鈺收回銀槍，目光平靜的看向遠方。

戚安站起身來，吹響號角，兩長一短，聽到號令的士兵馬即刻彙集。

看著上陣時原本五千人的士兵，如今只餘這些，戚安心中淒然，悲憤中又被激起了無盡恨意。

見璟王衛一分為二，韃靼國餘兵自然想擒王，完全不考慮便糾集著向沈滄鈺所在的陣列撲去。

戚安領著餘下的士兵迅速往東退，熱淚幾乎模糊了他的視線。

而沈滄鈺面對比自己人數多一倍的敵軍，槍舞游龍，神色如槍尖寒芒般凌厲。

離太子成親還有十天吧，十天……

沈滄鈺無情的收割著敵人性命，廝殺間已退至那道峽谷，而他身邊的親兵亦不停的倒下，他體力漸漸消退，等終於被逼到崖邊，他臉上卻是露了一絲笑。

凌挽夏估計會恨他吧？肯定會……

燎原大火足足燒了一天一夜。

在最後一絲火光湮滅時，整個森林化作一片焦黑的地獄，濃霧濃煙久久不散，刺鼻的味道被風吹得往四周擴散，韃靼國與太明駐紮的軍營都受有影響。

威遠侯聽得大火已滅，走出主帳，模糊的視線與煙味叫他直皺眉，眼中卻有著興奮。

一天一夜，璟王那邊沒有再傳來一絲消息，此事怕是成了！

他搓了搓手，壓下心中的激動，吩咐親兵，「派斥候再去探。」璟王還有兵馬在林邊，雖被他也一併設計困住了，或許有死傷大半，可還是小心為上。

璟王還是太年輕了啊，也是太自負了！

威遠侯又遙遙望向北邊，輕蔑一笑，轉身回到帳中。

他現在要做的就是等消息，還有佈防，林子燒了，韃靼國極有可能會趁夜襲擊，他不會被一點小成功就沖昏頭腦。先佈防好，然後按應天府那位的意思，再與韃靼國談判。

韃靼國聯合東真，要的是什麼沒有人比他更清楚。再過幾個月就入冬了，韃靼國消耗不起，這場仗，最終有利的還是他們。應天府那位這些年心思越來越深沉了，計畫更是步步謹慎，如今連東真都算了進去，實在是高啊！

威遠侯立在沙盤前一遍遍地看，列了數個陣，一直忙到近天明。

清晨的太陽照不透那還未散去的煙霧，斥候從遠處歸來，一路高唱「報」字。

剛坐在椅中閉眼一會的威遠侯瞬間睜了眼，那斥候進到帳中來，抖著聲音道：「稟報將軍，璟王在林中被韃靼國最後的士兵追殺，據說已身死崖邊，頭顱被韃靼國士兵帶回了營帳，他剩餘的親兵瘋了一般還要攻韃靼國營，要搶回璟王的人頭！」

「還餘多少人？」

「估摸三千人不到。」

璟親王兩萬兵力折得只餘三千人、三千人！

威遠侯突然大笑，眸中的欣喜興奮難以抑制，看得那斥候心中直打顫。

事成了！應天府那位要辦的事終於成了！

「來人，伺候筆墨！」他要將此好消息傳回去，給那位來個雙喜臨門！

不日，環王陷入敵方陷阱身亡慘敗一事便在大寧傳開，隨著他身亡的消息，還有來自威遠侯憤怒的指責，言道環王剛愎自用，不顧眾將領勸阻，執意與韃靼國交戰，身死不說還導致我軍失去一道屏障，陷入十分不利的局面。

大寧百姓譁然之餘亦人心惶惶。

環王在他們心中曾是一代戰神，曾救大寧百姓於水火之中，居然慘敗身亡，還讓我軍陷入不利。百姓們奔相走告，離邊界近的城池，百姓已紛紛收拾細軟，生怕哪日太明軍抵擋不住被破了城。

受命鎮守城池這邊的李靳修聞言緊皺著眉，他立於高牆上，看著早已關門閉戶、死寂一般的城鎮，怎麼都無法相信。

環王敗了？怎麼可能！

同在大寧，對此消息感到不可置信的，還有鄭家父子。

父子倆看著戰報，相視一眼，神色凝重。

鄭俊遠在沉默許久後，道：「父親，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？」環王敗了，那他們鄭家做的一些事是不是也可以停了？

鄭同知默然。對啊，接下來他們要怎麼做？環王敗得太過叫人措手不及。

「不變應萬變。」鄭同知覺得有些不對，「環王是什麼人，他用兵如神，便是敗了，他的親兵真的會再去衝鋒敵營嗎？」

「環王的人有多忠心，您是見過的，自然是要搶回他的屍首的。」鄭俊遠覺得這是人之常情。

鄭同知卻仍覺得不對。環王若到那種時候，他的親兵都救不下他了，為什麼事後還會再去衝鋒敵營？

「不對。」他說了一句，繼續沉思，幾乎是在屋裡呆坐一日。

當日，威遠侯派人八百里加急往應天府送消息。

再一日，環王身亡消息也傳到了廣寧。

凌昊剛小勝一仗，看到消息手一抖，連信都沒有握住。

凌景燁彎腰拾起，眼眸一掃，亦震驚得無以復加，「父親？！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這、這怎麼可能？！」

問他？凌昊木木看了兒子一眼，他也想問別人呢。

這怎麼可能呢？他不是……他不是與挽挽一樣，怎麼可能會就這樣戰死了！

凌昊想起出征前女兒在他面前戚戚的面容，心頭一陣抽疼。

若是叫女兒知道這件事，她能承受得住嗎？

凌昊腦子有些發暈，坐倒在椅子中，四天前，他還與他在通信……廣寧情勢一日比一日好，東真與韃靼國敗退指日可待，怎麼到了大寧卻是變了？

不對，環王在大寧絕對不會敗。

凌昊只是細細一想，便發覺事情的不尋常，翻出了近些日子的戰報。

一張日期為六日前的戰報吸引了他的目光——大寧軍與韃靼國正面交鋒第三

次，折兵近一萬，未曾攻破緊要陣地。

六日前，大寧軍折兵一萬……然後便是璟王披掛上陣。

「這幫畜生！他們怎麼敢！他們在拿有數萬百姓的城池當兒戲嗎？！」凌昊怒得一拳砸在桌案上，厚實的木板瞬間被砸得陷進去。

凌景燁被突然生怒的父親嚇一跳，抬頭一看，父親雙目赤紅，那是怒極了才有的神色。

「父親？」

「太明總有一天會亡在這幫無恥之徒手中！」

凌昊想明白璟王肯定是被自己人設陷伏擊才出了事，胸腔中的怒火壓也壓不住。璟王再是野心勃勃，起碼有顆仁心，不將數萬人命當兒戲，否則他怎麼會親自披掛上陣？而這些畜生呢，視萬民性命如草芥，只為一己私慾，他們還用妻女來威脅警告他！

好極了！

老的是忘恩負義的畜生，小的也是個心狠手辣的畜生，一家子啊，真真是一家子！

「集結大軍，揮軍直下！」凌昊陰沉著臉站了起來，鏗鏘下令。

他要將韃靼國與東真用最快速度擊潰，讓他們往大寧會合。

凌景燁不知父親為何暴怒如此，卻明白與璟王有關，但他相信父親，便是再急再怒，父親做的決策定然是深思熟慮。

凌景燁嚴肅領命，再度穿上盔甲，傳令下去。

凌昊則修書一封讓親信一定要送到蜀中。

夜色朦朧，一支人數眾多的隊伍在黑夜掩護下逼近大寧軍營，他們輕裝而行，幾乎沒有發出一丁點的聲息，如同行走在暗夜中的鬼魅。

突然，大寧軍營響起了嘹亮的號角聲，敵襲的聲音傳遍了整個軍營。

威遠侯被驚，撩了簾子從主帳中走出來，身後的親兵還在為他披甲。

「怎麼回事！」

「回將軍，森林那邊發了信號，韃靼國支援部隊已到，如今集結奔著我們方向前來。」

威遠侯聽著，冷冷一笑——韃靼國果然會趁勢而起。

他知道事情後反倒不著急了，揮開還在為他繫綁帶的親兵，自己回了帳中，旋即取了一封信，與親兵道：「交給對方首領，說裡面有我們太明國的誠意！」

親兵領命下去，策馬出營，馬兒不過跑出營地一里路，便帶著已胸前中箭的主人無聲倒下。

戚安一腳將威遠侯親兵屍體踢翻，有士兵上前搜身，取出一封信來。

他拆開一目十行，目光寒得似冬日的冰雪。

「那個小畜生真會算計！連自己的妹妹都不放過！」

太子居然讓威遠侯策反韃靼國與東真決裂，反撲東真，助他們占東真疆土，再將儀昭公主下嫁到韃靼國……真真是好算計！

還定下每年給韃靼國送多少黃金糧食綢緞，他們就不怕養頭白眼狼，再將他們吃

得骨頭都不吐？他真替他們王爺不值！他們這些人根本死不足惜！

戚安想到與自家主子訣別那幕，眼眶一片潮熱。他收好信，讓人將馬和屍體處理了，下令道：「我們先看場好戲，然後進城。」

威遠侯敢汗蔑他們王爺的威名，他便也要讓他試試這種滋味，讓他活著試試這種名聲盡毀、成為千古罪人的滋味！

一夜間，韃靼國軍隊進軍幾十里，與大寧大軍僵持不下。

威遠侯看到突破他層層佈防的韃靼國鐵騎，這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。

他的人不是送信去了，為何韃靼國首領一再突破了防線，大軍直壓邊境？！

而且，他的人也沒有回來！難道……韃靼國覺得那些條件還不夠？

「貪得無厭！」威遠侯自以為人人與他一般利慾薰心，唾罵一口。可敵方大軍壓境，他也只能是披掛上陣。

在他終於露面應戰之時，大寧邊城的城池已是另一片光景。

威遠侯要遞給韃靼國、帶有太子御印的親筆求和信在城裡廣發。謄寫的求和信被派到大街小巷，又有如何構陷環王，致環王身死沙場一事也被一併傳揚，消息鋪天蓋地，像雪花一般，整個大寧都被這些消息給覆蓋了。

李靳修捏著謄寫的書信，用審視的目光去看戚安，「王爺呢？」

戚安沉默，李靳修手驟然握成了拳，眼中閃過一抹驚色。「王爺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一切聽令凌將軍。」

「再擁何主？」

戚安又沉默了。

李靳修將手中的書信撕個稀巴爛，灑得一地，「大寧衛怎麼處理？」

「我會親自割了威遠侯的腦袋，其餘的，不投者殺！」那些人，不死，也只會是禍害！

「韃靼國大軍怎麼辦？」

「我會領軍誓死抵擋，等待凌將軍的消息，韃靼國想攻城，必須從我們環王衛的屍體踏過去！」

他們真正折了只有約四千人，還有萬餘人。這是威遠侯想不到的。

他們王爺明知會有詐，怎麼會不留一手？可是他們王爺為兄弟留了生路，自己卻……

戚安突然轉了頭，李靳修眼底也有著哀色，拍了拍他肩膀，「你不是還沒有放棄？」

「不會放棄！」

高大的男子再度回過頭來，神色冷靜無比。

李靳修無聲歎息，心想環王真是有一幫極忠心的屬下，明明都到了這樣的步……同時也羨慕，這正是環王有過人之處。

可惜了……

第四日，大寧風雲突變。

戚安在夕陽下殺紅了眼，天邊的彤雲下是滿是鮮血屍體的大地，鮮紅的顏色刺目，卻也讓人興奮。

隨著他高喊一聲「威遠侯叛賊首級在此，降者不殺」，半日的殺戮終於停止了。大寧士兵看著被他高高舉起的頭顱，腳一軟皆丢了兵器，威遠侯一眾親信將領亦被環王親兵逐個擊殺，全都斬下首級掛於軍營大門。

韃靼國見大寧軍自己先內亂，正欲強攻，卻被煞神一般的環王親兵鎮得半步進不得。

哀兵必勝，他們意識到環王戰敗一事反而成就了這支精銳的部隊，韃靼國決定整軍再重新訂定新的計畫。

而廣寧那邊，凌昊以極蠻橫的姿態將韃靼國與東真聯合的兩軍逼得節節敗退，因損失逐漸增大，兩國將領將亦開始相互指責，而凌昊強攻的意圖便是要兩國將軍因敗仗產生罅隙，他才更好一舉擊潰。

廣寧軍戰勝的消息亦傳到了駐守在大寧前的韃靼國將領耳中，他們更加不敢輕舉妄動。

這讓戚安與李靳修有了更多的時間整頓大寧軍，威遠侯一眾身死的消息一絲風聲也沒有被傳出去，而寧王府在一夜間亦被戚安派人控制住。

凌昊得知戚安大幹一場後，舒爽地抬開一罇酒獨自坐在高處喝個精光。

他在知道環王與女兒的關係前，曾想過與環王也這樣坐著喝一次酒。如今，環王叫人歎息的事讓他明白，只要當權者動了讓你死的心，不管多久，都不會再消退。他如今還在應天府的妻女，其實就可以證明。

反了吧，不管是誰，他都擁著反了！

不反，他與他的家人到最後也只是死路一條！

凌昊決了心意，在與敵軍交戰中等待蜀中的消息，並和戚安連成一氣，慢慢將韃靼國與東真圍攏。

第六十三章 皇宮裡的不對勁

當朝太子大婚將近，整個應天府的戒備越來越嚴，街上都是巡邏的帶刀侍衛，氣氛肅穆不已，連勳貴們都輕易不再出門。

凌家的馬車穿過沒什麼人行走的長安街，挽夏撩了簾子張望，對這樣的情形只是冷笑。將那麼多大員勳貴的家眷召到應天府，如今卻又下了限令，皇帝與沈彥勳究竟是想要做什麼？她看了一會，清冷的街道讓人索然無味，便又放了簾子，安靜坐著往馮府去。

她今早接到了旨意，明日要進宮。她心裡有些不安，便給馮景麒遞了信，上門尋他商議商議，看看宮中現在情形又是怎麼樣，也好過她兩眼一抹黑的過去。

本來她回了京就該遞牌子進宮的，可她實在抵觸，便裝不知，結果皇帝也未曾傳

旨要見她，張皇后也沒有旨意，她自然更是安心待著，不往皇宮湊熱鬧。她還以為要躲過去了呢，誰知離沈彥勳大婚還有三日，旨意就來了，皇帝下的旨，她不去也不行。

兩刻鐘不到，挽夏就來到了馮府，巧的是今日連馮相都早早下了衙，知道她要來，還為她特意準備了茶點。

挽夏受寵若驚，連忙行禮致謝。

馮相看著她笑得很高興，「說句逾矩的話，本相可是想將你當孫女的。」

自從上回見過挽夏，馮相就對她有種莫名的熱情，那種熱情來得很詭異，莫說馮景麒一頭霧水，挽夏也奇怪，她不覺得自己那麼有長輩緣。凌家老太太可是經常被她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。

「能當相爺的孫女是我的榮幸才是。」挽夏順著老人家的話說。

逗得馮相又瞓了眼哈哈大笑，他心裡此時卻想，把孫女換成四個字的孫媳婦兒才好！

「我這老頭子在這你們年輕人話也說不開。」馮相又和挽夏說了幾句，這便起身要走。「麒兒，好好招待著郡主。」

他們有什麼話要說開的？搞得他們好像有矛盾似的，兩人莫名對視一眼，皆起身相送。

將老人送出院子，兩人再重新落坐，挽夏卻被怪怪的馮相鬧得不知道要開口說什麼了。

馮景麒皺了皺眉，沉默一會才問她，「你明日什麼時候進宮？」

「一早，估計辰中時分會到。」挽夏答。

辰中……明日不早朝，見帝后頂多也就半個時辰。「我已初在宮門候著你。」

「大哥不是要上衙，會不會耽擱事務？」

馮景麒朝她一笑，「無事，送你出了宮再回去就是，不在乎那點時辰。」

挽夏覺得也好，「那便勞煩大哥了，對了，近日來宮中可還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馮景麒低頭思索，「禮部忙得焦頭爛額，給太子妃的禮服好像出了些紕漏，皇后娘娘異常生氣，倒是太子替禮部擋下了，禮部尚書這才算保住了些臉面。」末了他又補了句，「太子心情不錯，見人都是笑的。」

他現在監國，又逢喜事，自然是心情舒爽的。挽夏撇了撇嘴，希望明日不要見著沈彥勳才好。「皇上……那兒呢？」喝了口茶，她猶豫半會才問道。

馮景麒對她小心翼翼的態度有些想笑，「你有什麼想問直管問，我知道的哪有不說的？」

見挽夏不好意思抿了抿唇，他道：「皇上我三日前倒是見過他，在他的寢宮，那時似乎還有兩三個妃嬪在後寢那，我將事情稟了便退下了。精神不錯，紅光滿面。」說著，眼底卻有著譏諷之色。

挽夏心間也有想法，她知道太子給皇帝用丹藥，她大哥看到的皇帝紅光滿面，是藥效所為嗎？大白天的都召了妃嬪……也有些太糜爛了。她聽到這些，倒也不好再多問了，心中也有了個大概——皇帝還在用丹藥，性命應該還無礙。她知道

這些也盡夠了，便不再打聽宮裡的事，與馮景麒聊起了別的。

挽夏本想早些告辭回家去，馮相卻像掐著時間似的，派人傳話要兩人陪用晚膳。

挽夏抬頭看了看天色，一陣無語。外邊天還大亮，怎麼就提晚飯的事情了呢？

馮景麒舒展的眉宇又擰在一起，他的祖父確實熱情得過於反常了。他想著，視線便落在少女那姣好的側顏上，心中咯噔一下，有了個猜測，讓他心驚。

「挽挽。」他站起身來，笑容溫潤。「你先回去吧，祖父那我擔著，你明日還要進宮，還是早些回去歇息才是。」

這樣好嗎？挽夏猶豫，似乎太過失禮了。

看出了她的想法，馮景麒又笑道：「走吧，我送你出府，沒有事情的，祖父會理解的。」

如此，挽夏便也不再推拒了，大大方方跟著他到了垂花門。

在快要上馬車的時候，挽夏突然回頭朝他道：「大哥，我看那邵家小姐挺不錯的。」

那日見過邵盼芙後，她還在街上遇到她一次，見她在首飾店盯著一頂玉冠發呆，被發現後，面紅耳赤說要買給家中兄長。其實她哪裡需要解釋這些，解釋了，人才會多心呢。

後來，自己就聽聞娘親說邵家似乎有意和馮家結親，她再想到馮萱經常喊了邵盼芙到馮家作客的事，也就明白了一一邵盼芙應該是對她大哥有意的。

馮景麒沒有想到她會突然說這一句，怔了好大會，苦笑道：「別人不錯那是別人，與我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挽夏眨了眨眼，聽出了他意思。他不喜歡邵家小姐，還說得這般無情，若被邵家小姐知道，還不知道要多傷心呢？「總該要叫娘親憂心你這些事。」

馮景麒朝她一揖，臉上寫著「你就饒了我別再說了」的神色，這伏低做小的樣子倒把挽夏逗樂了。

「總歸我是妹妹，管不了你。」說著，她朝他揮揮手，進了車廂。

馮景麒望著出了門的馬車，喉嚨一片苦澀。

是啊，她總是當自己是他妹妹，可他卻不是呢……他歎氣一聲，轉身去尋祖父。

別人都看出來了，她怎麼就還看不明白呢？

他發現，凌家的每個人，似乎都有那麼一絲遲鈍。

皇宮依舊是挽夏記憶中的樣子。琉璃金瓦，入目不是朱紅便是金色，迎著太陽，直刺得人眼發暈。她跟在宮人身後，神色平靜打量一眼，前往乾清宮。

靠近那座莊嚴的宮殿，內侍尖尖的唱到聲劃破這片寧靜的區域，彷彿要穿透到雲霄。

挽夏斂了斂神，拾階而上，聽得允許觀見後垂目入內，行至殿正中行跪拜大禮。她雙膝才觸及一塵不染的金磚，便感覺有人走到身邊，扶住了她的手臂。

她抬眼，最不想見著的面容清晰落入眸中。

「挽挽可又見外了，兩年不見，生分得行這般大禮。」高階之上的帝王聲音傳來，低沉而渾厚，在偌大的殿內留有回音。

挽夏不動聲色收回手，在沈彥勳的目光下，依舊深深叩首。「並非女兒與父皇生分，而是這些年來未能承歡膝下，心間惶惶。」她字字清晰，聲音似珠落玉盤般清脆動人。

皇帝的笑聲霎時充斥在殿內，挽夏聽著卻是嘴中發苦，生生將心裡的厭惡強壓下去。

這般的父女情深，她不演也得演！

皇帝笑過之後讓沈彥勳再將人扶起來，挽夏應聲不敢勞煩殿下，站得筆直。

沈彥勳視線在她繪有精緻妝容的面容上流連一會，不在意的立在她身側。

兩年不見，她出落得真是好看，嬌美的面容，眉宇間又有股英氣。他都有些認不出她來了。

察覺到沈彥勳看了自己好幾眼，挽夏神色淡淡，心間卻有別的思量。方才她跪下時皇帝並未開口，可沈彥勳卻扶了她，這般僭越不說，往深處了想還讓人心驚——皇帝對太子似乎有著不一樣縱容。

挽夏偷偷抬眼，想看看兩年不見的皇帝神色如何，就聽前方的皇帝又說道——

「妳快坐下，走了一路可是累了？」

挽夏趁著回話的機會反倒正大光明直視龍顏，「能見著父皇，怎麼會累。」

她的話叫皇帝又大笑起來，目光頗慈祥，「兩年不見，妳這張小嘴可越發的甜了。」

「這可不是在哄您。」挽夏也笑。

沈彥勳說：「父皇都賜坐了，挽妹妹還是別站著了。」

皇帝點頭，挽夏這才跟著沈彥勳坐到了皇帝下首。

「可惜凌昊出征了，朕又兩年未見著他，也甚是想念。」皇帝說著還歎息一聲，似真的非常想念昔日摯友。

挽夏微微一笑，「爹爹能為國家效力，能為父皇效力，是他的榮幸。」依她想法，她爹爹一輩子不回應天府才好，這裡比戰場更似龍潭虎穴。

皇帝笑笑，又問了挽夏這兩年來在北平的生活，挽夏便也只與他說家常，沈彥勳有時亦會插上一兩句話，殿內氣氛倒是很輕鬆。

「妳七皇叔這兩年如何？」皇帝突然話題一變。

挽夏被這突兀的一句話激得心裡咯噔一下，話卻說得還是那般滴水不漏，「近年來倒是少見七皇叔，他似乎挺忙的。」

「嗯，朕這七弟應該是挺忙的。」皇帝的笑多了絲意味深長。

挽夏只當不知道他們兄弟間的那些罅隙，「是啊，都忙得還未成親，可叫北平多少姑娘家苦等。」

「哦？原來七弟還這般受人傾慕呢。」

「七皇叔那般出色，這也只是常事吧。」沈彥勳側頭看了眼挽夏，朝她一笑。

兩年不見，沈彥勳相貌上越發的像皇帝，俊逸的眉宇看似平和易近，身上的威儀卻挺懾人，眸光流轉間更有股如閃電般凌厲的光芒，這種銳利的鋒芒使他褪去了

少年時的青澀。

挽夏雙眸平靜，「可不正是殿下這話。」

高座上的皇帝默然看著兩人，突然失去了說話的興致，站起身道：「朕還有事，太子你陪著挽挽到你們母后那請個安，然後替朕為挽挽接風。」

皇帝坐著的時候，挽夏還覺得他一切正常，可他一站起來，她便發現有些不對——皇帝的手在龍椅把手上握了許久，說話的尾音有些發抖。她為自己的發現吃了一驚，很快垂了眸，怕被發現異狀。

眸光從皇帝皂色繡龍紋的靴子掠過時，皇帝亦邁了步子，腳步明顯虛浮，重心不穩還晃了晃，接著，她看到有另一雙腳靠近，應該是扶了皇帝離開。

皇帝方才說話不是中氣十足？

挽夏心跳有些加速，沈彥勳已走到她身邊，俯身看她。他驟然靠近，他身上的龍涎香便侵入她呼吸間，挽夏被眼前的黑影驚醒，警惕往後退了兩步，引得沈彥勳一陣低笑，

「凌挽夏，妳對我還是那麼的避之唯恐不及啊。」

挽夏見他笑得自然，心裡罵了句。

沈彥勳卻是能看透一般，又道：「先別對我有什麼評論，等見過母后，我還有許多的話和妳說。」他立在殿中，從容微笑著繼續說：「兩年多……時間過得真是快。」

沈彥勳那種一切盡在掌中的自信神情叫挽夏心裡越發不安，抿了抿唇未言。

他朝她又笑笑，目光有種對獵物的勢在必得。

「走吧，可不能讓母后等久了。」沈彥勳在見著挽夏平靜的眸光出現波動時，唇角的弧度越揚越高，抬步先邁出了大殿。

坤寧宮內的榕樹枝梗探出宮牆，綠意蔥蔥。

挽夏走在沈彥勳身後，打量了眼僻靜的四周，覺得這處除了草木，毫無生機。

進了正殿，皇后已坐在上首，依舊那麼端莊，國母的威儀絲毫不減，可挽夏只是一眼就看出了張皇后老了許多，臉上敷的厚粉也遮蓋不住她眼角的紋路，而她對自己的不喜也直接寫在了臉上。

挽夏看得分明，向她行禮，不料沈彥勳比在乾清宮時還放肆，硬生生托著她手臂，讓她壓根跪不下去。

「母后並不在乎這些虛禮。」他清朗的聲音變得很冷，「母后，對吧。」

張皇后太陽穴突突地跳，眼中恨意更濃，最終於卻不得隱忍，皮笑肉不笑說了句太子懂本宮。

進宮不到半個時辰，挽夏便發現了許多的異常。

皇帝的身體狀況、張皇后與太子母子間詭異的對立，還有太子在皇宮內隱隱為首的地位……這些無一不叫她心驚。

這兩年內到底發生了什麼？或者說，太子已經完全把住了內宮……挽夏猜到了最接近的事實，想到陳奇父子，心底一片冰涼。

有著沈彥勳在場，張皇后看向挽夏時雖還是那麼厭惡，卻沒有明嘲暗諷，客套的問了她近來情況。

沈彥勳算了算時辰，覺得已全了雙方的面子，也不耐煩再待在坤寧宮。

張皇后爽快放兩人離開，卻在沈彥勳轉身時說：「太子，再有幾日你就大婚了，本宮已替你派了人到太子妃府上安排打點。」

沈彥勳眉眼霎時冷了下去，回身用一雙沒有溫度的黑眸盯著張皇后。

「我知道你事務多，可這是儲君的大婚，文武百官、皇家宗親和命婦都會觀禮，絲毫出不得一絲差錯的。」張皇后與他對視，神色決絕絲毫不退讓。

自家母后在想什麼，沈彥勳怎麼會不知道，他看了眼面無表情的挽夏，朝張皇后冷冷笑道：「母后所言極是。」甩袖離去。

母子倆針鋒相對得太過明顯，挽夏雖不清楚這之中究竟發生過什麼，可卻敏感察覺張皇后話中有話。

「凌挽夏，我要成親了。」出了坤寧宮，沈彥勳突然側頭朝挽夏說。

挽夏怔了怔，「臣女恭喜殿下。」

沈彥勳對她笑，「不應該是同喜嗎？」

同喜？

沈彥勳見她擰緊了好看的眉，向她走近一步。

挽夏皺著眉後退，腳磕到了坤寧宮的門檻，若非反應敏捷就得後仰摔到門內。她穩住身子，心跳得很快。

沈彥勳難得見到她狼狽，竟忘記伸手拉她，先是低笑了起來。

挽夏知道自己為了穩住身形手忙腳亂扒住門框有多失儀，聽到笑聲臉有些熱，可也很快恢復正常。

沈彥勳見她鎮定下來，這才再開口，語氣似譏似諛，「難道不是同喜？妳應該很樂意見著我成親的，不是嗎？」

原來是指這個。挽夏忍了一早上，這會也不太想忍了，反正沈彥勳明白得很，「是挺高興的。」

「呵呵。」

沈彥勳冷冷笑一聲，看向她的目光極詭異，叫挽夏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。

「妳許久未見儀昭了吧，去看看她嗎？」他盯著她看了好大會，說：「也許妳們以後也沒有什麼機會再見面了。」

以後她不來皇宮，自然沒有多少機會見的！

「好。」挽夏頷首。

沈彥勳又露出那樣的笑，「隨我來吧，正好午間就在儀昭那兒用膳了，父皇要我替妳接風洗塵呢。」

「謝過殿下的心意了，臣女不好在宮中久留，您……」

挽夏婉拒的話才說一半，沈彥勳突然重重推了她一把，直接將她推在朱紅的宮門

上，挽夏的背被銅釘硌得生疼，倒抽口氣。

沈彥勳掐著她的肩膀，在她身前，居高臨下看著她，「凌挽夏，妳在怕什麼？那麼著急離開？嗯？」

他瘋了嗎！挽夏疼得都想用他一巴掌，他怎麼敢在坤寧宮門口就這樣對她！

而此時坤寧宮內早已一個人影都看不見，安靜得恍若無人的宮殿。

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，你這樣是不是有些太影響你太子殿下的威嚴了！」與她一個小女子橫什麼橫。

沈彥勳聞言鬆開她，見她小臉蒼白，腦海裡閃過兩年前兩人在小道間不愉快的一幕，有些懊惱。

「是我一時失控了。」他看她的目光驟然變得溫柔。

挽夏心裡發抖，覺得沈彥勳真的是瘋了，才剛剛褪去的雞皮疙瘩再次升起。

「妳安安心心的在這用膳，我確實有事要和妳說，關於大寧軍的最新戰況。」沈彥勳說著，又恢復儲君那種雲淡風輕的從容神色。

大寧二字確實引起了挽夏的注意，讓她心跳再次加速。

沈滄鈺就在大寧，他究竟想要說什麼？

挽夏覺得異常不安，袖下的雙手攥成了拳，只告訴自己不管他說什麼，她一個字都不會去信的！

挽夏沉默了片刻道：「我大哥說會在宮門等我出宮的。」

大哥？沈彥勳頓了頓才反應過來她口中的大哥是指誰，無所謂道：「我會派人去知會馮大人一聲。」

「好。」挽夏也爽快應下。

她是不會相信沈彥勳說的話，可她還是想聽聽，看他究竟葫蘆裡賣什麼藥！

約莫一刻鐘，馮景麒便見著了太子派來傳話的人。

那內侍朝他行禮後道：「馮大人，皇后娘娘為了太子殿下大婚之事忙得不可開交，便要溫嫻郡主留在宮中幫襯著，溫嫓郡主說您會等她出宮，叫奴才來傳話，讓您不必等候了。」

挽挽被留在宮中？

馮景麒視線鎖在內侍身上，很快便認出人來。

這是東宮的內侍，皇后留挽挽怎麼會是東宮的人來傳話？

馮景麒察覺不對，那內侍卻已行禮告退，衙門裡人來人往，他只得將心中疑惑壓了下去。

到了下衙時分，馮景麒簡單收拾便出了皇城直奔凌府。

蘇氏早已在家中焦急等了一日，左右沒等著女兒回來，倒只等到了養子。她知曉馮景麒要接女兒回家的，見著他孤身一人，臉色越發不好了。

「你妹妹呢？」

馮景麒朝她行禮，「被皇后娘娘留宿宮裡了。」

「皇后娘娘？」蘇氏只有心驚，「怎麼會被留在宮裡了？」

「說是太子殿下大婚將至，宮中事務繁忙，皇后娘娘要妹妹打下手。」

「宮裡那麼多的宮人，又有禮部的人，皇后娘娘身邊更有得力的，挽挽哪裡能幫得上什麼忙！」蘇氏說著額間都急出來一層汗。

馮景麒自然也是知道這些的，他沉吟著道：「那傳話的人倒像是太子那邊的。」站著的蘇氏霎時腿軟了下去，她身邊的丫鬟嚇得叫喊著去扶她。

「母親！」馮景麒揮開丫鬟，穩穩扶住她。「您哪兒不舒服？」

「麒兒！想辦法將你妹妹從宮裡接出來！一定要接出來！快去！」蘇氏頭暈目眩，腦海裡都是挽夏說過的前世之事。

太子、太子這世還沒有對女兒死心嗎？他要留女兒在宮裡做什麼！

馮景麒被她慘白的一張臉嚇著了，伸手握住她不停發抖的手，「母親您到底是怎麼了？」養母應該是在害怕，可她怕什麼？

「……太子。」蘇氏抖著唇，勉力借著他的力氣站穩，聲音又低又恨。「太子，對你妹妹不懷好意！」

太子不懷好意，是什麼意思？指哪個方面？難道……男女之情？！

馮景麒不可置信的看向蘇氏，蘇氏用力推了他一把，自己重心不穩跌坐在地，大聲朝他喊，「快去啊！」

馮景麒腦袋嗡的一聲，也顧不上再去看蘇氏情況，轉身便往外走。

太子怎麼會對挽挽有那種心思，他怎麼敢就這麼明目張膽將挽挽留在宮中！

他思緒極亂，一顆心都快要從胸腔裡跳出來。

「進宮！快！」馮景麒登上馬車，吩咐著，卻又跳了下來，直接解了套車的馬翻身上去。

他的小廝不知是出了什麼事，忙對勒了韁繩的主子道：「少爺，您這會哪還能進宮去，宮門要落鎖了！」

才揚鞭的馮景麒動作一頓，臉色鐵青，他怎麼忘記這一層！

可只要想進去，總會有辦法的！

他斥了一聲，狠狠揮鞭打馬，疾馳而去。

小廝吃了一口的沙塵，鬱鬱看著沒了馬兒的車，難道他要和凌府的人借馬回去？

第六十四章 太子的狼子野心

馮景麒匆匆搬救兵去了，而在深宮中的挽夏與儀昭聊了大半下午，看著時辰差不多，挽夏便要準備出宮去。

沈彥勳已早早離開，挽夏心裡雖還好奇著他說的有關大寧的消息，卻也知道能不招惹太子離他遠些更好，於是她連出宮都不準備告知對方，自己徑直甩開身後的宮女，快步往宮門去。再晚宮門就會落鎖，便是她有著腰牌，落鎖了也十分麻煩。宮人們跟不上她，只能邊跑邊喊，想將她喚停，挽夏腳步絲毫不停頓，匆忙中在拐角與人撞了個滿懷。

感覺像是撞到了鐵塊似的，挽夏本能往後仰，手腕及時被人抓住，將她拉得站穩了身形。

陌生的溫度、陌生的氣息，挽夏眼看著又要撲入那人胸膛之時，猛地揮起自由的手。

沈彥勳察覺凌厲的勁風襲來，下意識便偏頭躲開，臉是避開了，脖子卻還是被挽夏修得尖尖的指甲給抓了兩道。

抽氣聲霎時在遊廊上響起，見著這幕的宮人紛紛跪下，頭磕著地，大氣也不敢喘一聲。

溫嫻郡主居然朝太子殿下動手！

吃疼的沈彥勳鬆開了挽夏的手，伸手抹了把脖子，有微微的濕意和火辣辣的疼。他眼中也帶了怒，冷聲道：「凌挽夏，妳發什麼瘋？！」

這一切不過是挽夏下意識的自我保護，她此時也小口小口喘著氣，胸前因呼吸起伏不定。

沈彥勳視線瞬間就被那處吸引了過去。厚重的禮服遮蓋下，還能顯出這番風情來，她還真是長大了，無一處不勾人。

沈彥勳呼吸變得有些重，目光又凝在挽夏粉嫩白皙的小臉，眉眼精緻，一雙杏眸又黑又亮，她在盯著人看時，被她盯著的人心神便總會隨著她流轉的眼波蕩漾。

「上哪去？」他打量了她一會，那絲怒意也消去，語氣緩和下來。

「自然是回府。」挽夏警惕看著他。

沈彥勳聞言閒閒一笑，那笑容帶著挽夏不曾見過的邪氣，叫人十分不舒服。

「本宮已經派人與妳兄長說了，妳會在宮中留到我大婚後。」

什麼？！挽夏睜大了眼看她，「你這是要軟禁我嗎！」

望著那雙因動怒更加靈動的杏眸，沈彥勳微微朝她傾了身子，神色極曖昧，「軟禁嗎？若我就真那麼想了呢？凌挽夏，妳要怎麼辦？」

挽夏退後一步，與他拉開距離，他卻再又逼近。

「你怎麼敢這樣無法無天！」他老子還活著，他在宮中行事居然放肆張狂到此等地步。

沈彥勳還是笑，笑早已落入網中，成為他獵物的挽夏。

她不停後退，他便不斷逼近，直接逼到她背抵著牆，退無可退。

「對啊，如今我早已不是那個你們眼中無能的儲君，我這樣行事，無人敢多言一句。」沈彥勳低頭，視線落在她小巧的鼻尖上，又移到了她紅豔的一雙唇上。

他喉結滾動著，眸光漸深。

挽夏察覺到他有些危險的心思，緊緊貼著牆，思索著要怎麼脫身，沈彥勳卻沒有再逼近，而是十分有趣的看她，看得她快要失去耐性時，才壓低了聲音道——

「妳就這麼回去，不想知道妳的七皇叔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果然是事關沈滄鈺嗎？

挽夏心下一凜，神色卻很冷靜，「七皇叔發生什麼事與我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沈彥勳像是聽到極好笑的事，愉悅的大笑著，他勾著唇角，笑夠了才和她道：「真的沒有關係嗎？凌挽夏，便是他死了也沒有關係？」

死了？誰死了？！

沈彥勳十分滿意的看到挽夏神色不再冷靜，盯著她不斷收縮著的瞳孔，一字一頓道：「對啊，凌挽夏，沈滄鈺死了。死在大寧邊關，死在戰場上，頭顱被人割去，

身首異處。」

挽夏睜大了眼看著他，有一瞬她覺得自己是聽不到任何聲音的，可是她腦海裡卻清楚回蕩著他極殘忍的話。

沈滄鈺死了，身首異處……他死了，身首異處……

怎麼會，怎麼可能？絕對不可能！

挽夏確實被這個消息驚著了，驚得手腳發軟，眼前發黑，可身體又很奇怪的湧起一股力氣。她狠狠推開沈彥勳，道：「我不會相信的。」

她不會相信的……沈滄鈺怎麼可能會死！

她不會相信的！她不會相信的……

挽夏在朝沈彥勳說了一句後，坐倒在地上，揪著衣襟大口大口喘氣。

她不相信，可是本能的恐懼卻支配了她，讓她顫慄著、發抖著。

倚著牆根坐著的少女，臉白似雪，沈彥勳沉著臉看她臨近崩潰的樣子，眸裡冷意在凝聚。

她對沈滄鈺倒真是好啊，不過一句話，便要了她半條命似的，瞧剛才還燦若星辰的眸子如今就只餘空洞無神，沈彥勳心裡湧起了妒忌。

他蹲下身來，更加殘忍的說：「不信？沒關係，我那有從大寧來的戰報，還有韃靼國這次領軍首領的親筆信，妳要不要看看？」

挽夏抬頭茫然的看他，他的話似刀子，一刀刀凌遲著她。

她唇在微動，像是低聲喃喃什麼，沈彥勳不由得湊近了些，卻是聽到她一遍又一遍在說——她不相信。

聚在沈彥勳心頭的妒忌霎時爆發，化作了洶湧的怒意，他猛地掐著她肩膀，將她按在牆上，無情的道：「妳信不信都改變不了事實，他死了！如果妳想再挑戰我的耐心，那麼我不敢保證妳父親會遇上什麼。」

意識不太清楚的挽夏的眼珠子在此時動了動。

她父親，她……爹爹。是啊，她爹爹也在戰場上……

挽夏空洞的雙眼又重新恢復清明，沈彥勳的面容清晰映入她眼中，這張酷似皇帝的臉，那麼清晰就在眼前。

她突然露了笑，淒然絕美，沈彥勳因她笑容晃神了那麼小片刻時間。

挽夏手指掐在了地磚間，指甲都被她硬生生掰斷，帶著皮肉，鮮血霎時染紅了她的十指，她眼眶很熱，又酸又澀，可她卻一滴淚也沒有落下來。

在沉重的打擊中，她反倒不見了初時的悲意，思緒前所未有的清晰。

沈彥勳也算是耗費苦心了，計畫一環套一環，她何德何能讓他動這些心思，真真是叫她感到榮幸。

挽夏肩膀被他掐得生疼，背也撞在牆上硌得生死，十指更是鑽心的痛，可這些，都抵不過她心上幾乎要令她麻木了的痛。

「沈彥勳，你還想要在大婚上偷龍轉鳳嗎？」挽夏看著他，神色淡然得連她眉眼都變得有些不真實。

沈彥勳見她這麼快便想明白，有些吃驚，旋即又無所謂地道：「我本來是那麼想

的，可如今我卻不想了。」他站起身，居高臨下看著她，「妳那麼驕傲，對我那麼不屑一顧，我又何必苦苦討好妳？我完全不需要。妳會彎下那點傲骨，妳會反過來求我、來討好我的……凌挽夏，妳說妳會不會？」

會不會？挽夏笑笑，也站了起身，慢條斯理的整理衣衫，在他面前站得筆直。「我要看戰報，還有韃靼國首領的親筆信。」

沈彥勳額上青筋抽動，視線落在她纖細的脖子上，很快又移開。他怕他忍不住，親手掐斷了那好看的脖子，讓它的主人香消玉殞。

凌挽夏長得一身反骨，也知道怎麼樣能戳他心窩，一刀下去，滴血不染，卻叫他痛得連眼珠子發紅。

她好得很！好得很！

沈彥勳冷冷一笑，甩袖抬步往前走。

挽夏閉了閉那澀得發疼的雙眼，深吸口氣緊隨著他。

在東宮書房，挽夏看到了四日前來的戰報，還有兩日前韃靼國首領的親筆信，韃靼國首領還在信中提了議和條件。挽夏面無表情，冷靜到連她自己都覺得吃驚，她看著那些鮮血淋漓的字眼，眼居然沒眨一下，連手也沒有抖一分。

沈彥勳坐在她對面的太師椅中，視線一直凝在她臉上，可她太過平靜，讓他完全猜不透她的思緒。

挽夏將信放回桌上，站起來轉身就走。

沈彥勳冷聲喊住她，「妳要上哪去？」

「自然是回家去。」她腳步不停。

沈彥勳耐性終於耗光，從書案後衝了出來，掐住她手腕將人拉了回來，將她直接壓在了桌案上。

「凌挽夏，妳哪也去不了！」

挽夏沒有動，一絲反抗的意圖都沒有，只是靜靜與他對視，彷彿是要看清楚眼前這欺她的人是誰。

這種行為不似反抗，卻比反抗更令沈彥勳生氣。

她這算什麼？屈服了？！

沈彥勳被她氣紅了眼。好，既然這樣，那他也索性不要再忍耐了。

女人，身子給了誰，嘗到了什麼才是情慾的滋味，自然也就轉變了！

他鬆開她一隻手，去抬她下巴，指尖輕輕摩挲著她的唇，看著那嬌豔誘人的紅唇，便低頭下去。

外邊卻突然傳來匆忙的腳步，內侍尖細的聲音急急稟道——

「殿下，馮相進宮，說有十萬火急的事！」

馨甜的香氣就在鼻尖，沈彥勳雖不太冷靜，理智卻還在的，心裡咒罵一聲，迅速鬆開了挽夏。

「讓相爺在大殿稍坐。」沈彥勳理了理微亂的衣襟，朝外邊喊。

挽夏這時慢慢扶著桌沿站起身，沈彥勳看她一眼，想說什麼卻忍住了，拂袖而去，然後書房門再度被關起來，獨留了挽夏在裡邊。

挽夏面無表情站直了身子，心想可惜了……

她抬了手，看著手中那把銀色的裁紙刀，望著清晰映著自己面容的刀身，眸光似刀刃般凌厲。

怎麼這個時候來人打擾呢，不然，這會，它已經在沈彥勳身上了吧？

真是可惜了……

她翻來覆去看了幾眼，然後微微一笑，將刀收進了寬袖中。

她等他回來，哪兒也不去。

可是過了許久，挽夏也沒有等來沈彥勳，而是等來了一個小太監。

小太監客客氣氣請了她出去，引著她往東宮的正殿去。

才跨過正殿的門檻，她便看到了馮景麒那熟悉的身影，他眼中全是擔憂，見著她時還顯出激動，而沈彥勳正面色鐵青坐在正中央，馮相神色也極難看。

馮相見挽夏前來，面容平靜，他心中暗暗點頭，覺得這小丫頭明知身陷險境，還有這般的沉穩，確實極難得。

馮相這會便站起身，朝沈彥勳施了一禮，「謝過太子殿下關心微臣，臣這便帶著孫兒與孫媳婦先行告退。」

孫媳婦？

挽夏脚步頓住，馮景麒面上閃過心虛，輕輕握住她手，「回去再與你解釋。」

挽夏疑惑看了他幾眼，又看向太子。

沈彥勳雙目此時死死盯著馮景麒與她交握的手，似譏似諛的道：「馮相為人長輩，也算是煞費苦心了。」

馮相只呵呵笑了兩聲。

挽夏感受著墜在袖子裡裁紙刀的重量，朝沈彥勳平靜地說：「本還有事要與義兄說的，挽挽改日再尋義兄。」

她話落，感覺馮景麒握住她的手用力一分，挽夏朝他安撫地笑笑，抽了手，向沈彥勳福了一禮後離開。

沈彥勳眉心一跳，有些琢磨不透那已跟隨著人離開的少女。

她不應該是恨他的？還是他威脅的那番話語真嚇著她了……

沈彥勳沉默地坐在殿中，許久後冷冷一笑。

他要的，絕對逃脫不了。

而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的挽夏，卻在登上馬車那刻，眼前一黑，徹底失去了意識。

一滴淚，無聲從她眼角滑落，又快速蒸發在空氣中，不留絲毫痕跡。

「沈滄鉢，我們一起放紙鳶啊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高些，再高些……」

「都依你。」

一身玄服的青年寵溺著朝她笑，緩緩地放鬆手中紙鳶的線，少女迎著陽光，歡喜得眉眼彎彎。突然一陣狂風起，青年手中的紙鳶被吹走，少女焦急著要去追，才提了裙襬就想起身後的青年，回身朝他看去。

玄服的青年卻化作一身銀甲的將軍，猩紅的披風似血。

他和她說：「凌挽夏，我要走了……」

少女怔怔地看著他，青年已轉身，她想撲上前去，卻撲了個空。

青年的身影不見了。

他說他要走了，可是他要去哪？

少女看著自己什麼都沒有抓住的雙手，又抬頭去看天空，天上亦什麼都沒有。

紙鳶不見了，他也不見了，都去哪裡了？

少女惶惶向四周搜尋，夢幻似雪的梨花林霎時化作了地獄般的戰場。

戰馬嘶鳴，士兵拚殺的慘叫，入眼都是一片血紅。

耳邊突然響起一陣大笑，她被嚇一跳，轉眸看去，一個高大的外族男子手中正拎著一顆頭顱，而那頭顱的面容……

她淒叫一聲，瘋狂地要衝上前去。

「不！沈滄鈺！沈滄鈺！」

挽夏猛地睜開雙眼，分不清夢與真實，做著夢裡要與人爭搶的動作，直接撲到了床外。

裡間的動靜驚得蘇氏與馮景麒站了起來，匆匆跑了進去。

昏睡了近整晚的少女狼狽地伏在地上，高几被她帶倒了砸在地上，蠟燭燈臺也滾在邊上。

馮景麒忙上前將她扶起來，卻發現她手異常的冷，不停的顫抖著，一抬眼便見著那張被淚水沖洗著的小臉。

「挽挽……」他擔憂地喚一聲。

蘇氏幫著他一起將女兒扶起來，再塞入被窩，又叫來丫鬟打掃。

摔了一跤，挽夏神智也跟著清醒，第一反應是伸手抹去臉上的淚。

「挽挽，不怕了，我們回家了。」蘇氏以為女兒是受了委屈，心疼的為她整理額前碎髮。

馮景麒看著她染滿憔悴的眉眼，心裡怒意不住翻湧，「太子究竟是要做什麼！」

蘇氏瞋他一眼，這個時候還提，不是叫女兒更難過？

挽夏無神的雙眼慢慢有光聚集，眸光變得如臘月的風雪，寒而冷。

「他告訴我沈滄鈺戰死了。」

少女用極平靜的聲音講述異常殘忍的事情。

蘇氏與馮景麒大駭，緊張去看她神色，可除了那一雙染滿恨意與冷意的眼，他們再看不見她的其他情緒。

「他和我說，爹爹也許也會遇上些什麼。」

太子這是威脅她了？威脅她……蘇氏與馮景麒不敢多想，如若再晚一些進宮，現在是什麼樣的局面。

「挽挽，他這樣說妳就信了嗎？」蘇氏抖著手摸她的臉，「他不過是……」

「戰報是真的，他還將儀昭也推了出去，要和韃靼國聯姻談和。」挽夏坐起來，長長的髮垂在身後，黑的髮，襯著她雪白精緻的小臉，令她顯得似一碰就要碎的陶瓷娃娃。

馮景麒震驚地反駁道：「可是朝上沒有任何風聲。」他說著，很快便沉默了下去。近來因為太子大婚，朝臣的精力好像也沒有放在戰事上，他臉色一下變得極難看。挽夏平靜地朝他笑，「大哥，不管事情如何，有一件事卻是做不了假的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」前世，她爹爹不就是死在皇帝的謀劃中？如今沈彥勳雖然是太子，可也許不久，他就該是皇帝了，掌著生殺大權的皇帝。

「我現在就讓人送信給父親！」馮景麒還是不太相信，他不認為太子真敢逼害忠臣。

挽夏閉了閉眼，輕歎道：「沒有用的，送不出去。」她在回京後便讓人送信了，可都被錦衣衛截了。

陳玄父子如今就盯著他們凌家，她早早就派了自己的親衛去對付兩人，只是到現在還沒有結果。

沈彥勳已經將他們困在應天府中。

馮景麒見她這般肯定，自然也想到了她是有查證過的。「總會有辦法的。」

「不……」挽夏發出堅決的短音，抬了頭，用閃動著異光的雙眸看他。「大哥，你不要再為凌家輕舉妄動，你如今身後還有著馮家，你不能置馮家於不顧。」他今日進宮救她，已經觸怒沈彥勳了，馮相怎麼也跟著他胡鬧，編了那麼個藉口。

「挽挽，妳不必擔心這些的。」馮景麒喉嚨發苦，知道她是指過來營救的事。

「大哥，你回馮家去吧。」

「妳這樣讓我如何走？」馮景麒蹲下身來，「太子還是忌憚馮家的，我們按著計畫走，他不敢妄動，祖父亦同意的。」

蘇氏也知道養子為救女兒出宮尋了什麼樣的藉口，聽到他如今還這樣說，一直不知要怎麼反應——她的準女婿戰死了，她的養子又成了她女婿？

「我怎麼能再連累大哥你呢？」挽夏笑笑，已經累了那麼多人，怎麼還能再將馮家拖下水。

馮景麒默然，一句「我不怕妳連累」在口中兜兜轉轉，就是無法說出口。良久，他才歎道：「我先回馮府，看能不能查清這消息是否真實。」

他說著，目光一直未離開挽夏的臉，只見她長長的睫毛顫了顫，臉色越發蒼白。他複雜的再看她一眼，朝蘇氏行禮，俐落離開。

也許現在是他最好的機會，可是他卻突然希望太子所說的是假的。

小姑娘說話很正常，也露了笑，可她心裡頭那種悲意是無法掩蓋的。他相信，如若不是還有凌家，她估計不能這樣堅強，他心疼她的這種堅強。

其實，他也可以作為她的護盾的，他如今也可以將她納入羽翼下的。

馮景麒內心火一半冰一半，感情與理智拉扯著他，讓他痛苦又茫然，若他真告訴她自己的感情，她會鄙夷他嗎？

馮景麒不知道答案，也沒有勇氣去尋求答案。

玉樹般的少年一腳深一腳淺，近乎狼狽地離開了凌家。

而挽夏屋內燈火昏黃，蘇氏緊緊握著女兒的手，面對平靜到詭異的女兒竟什麼安慰的話都說不出來。

璟王戰死了，她應該很傷心的，或許她連這個事情都無法接受。

「挽挽……」蘇氏紅著眼，忍著淚，輕輕摸她頭髮。她說不出來讓女兒再等消息的話，她怕女兒再受一次打擊，同樣，她也說不出讓女兒面對的話……所有的言語，都化作了一聲含著無盡擔憂的呼喚。

挽夏發了會怔，然後才回握蘇氏的手，「娘親，我沒事的。爹爹還在戰場上呢，我怎麼會有事。」

女兒一句話，叫蘇氏極力忍耐的淚落了下來，她寧願女兒大哭大鬧，也不希望她如此堅強。

感受到滴在手背上的滾燙淚水，挽夏抬手，一點點給自家娘親抹淚。

「娘親，也許前世我錯了。」

挽夏一邊為她擦拭淚痕，一邊輕聲說：「前世爹爹將女兒許給了沈滄鈺，得到的或許不只是皇上的猜忌，極大可能也有沈彥勳的報復，所以爹爹被冠上造反的名頭。」

「沈彥勳的性格陰狠、記仇。今日他與女兒說，要折了女兒的傲骨，要女兒去求他。以他的這種性格，前世應該是報復了，恨爹爹拒絕了他，而謀反是死罪，女兒失去了凌家，再失去夫家，不就正好受他折磨了？」

沈彥勳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！

她怎麼如今才發現、才明白，當年的事，內中有著別的真相。

她當年，是怎麼下得去手，給沈滄鈺扎了那一刀？

「挽挽，別想了，那都是過去的事。」蘇氏重新握住女兒的手，不叫她去想更多的可能。

璟王戰死的消息已經要壓垮她了，如若她再覺得前世還親手讓璟王喪命，蘇氏都不敢想像女兒究竟受不受得住。

「嗯，不想了。」挽夏乖巧的將頭倚到蘇氏肩膀上，閉上乾澀的雙眼。「娘親，女兒睏了，想要睡會。」

「睡吧，娘親就在這陪妳。」蘇氏難過的為她拉上被子，伸手輕輕拍她的背，就像小時候哄她入睡那樣。

情緒一直緊繃著的挽夏終於感到一絲安心，她窩在自家娘親的懷裡，閉著眼，前世今生不停在腦海裡徘徊——她怎麼能讓家人再陷入那種境地呢，怎麼能呢……

同樣的夜，挽夏很平靜的睡著時，馮景麒在回府後被馮相劈頭蓋臉罵了長達一個時辰，內容能用慫包二字來概括，然後便一直為探聽消息的事忙碌到天明，簡單梳洗便再去了衙門。

第六十五章 尋救兵揭穿太子

離太子大婚只餘一日，宮中更忙了。今日雖按例三日一朝，可皇帝與太子一件政事都未議，算是露了個臉便讓散了，文武百官亦不敢這個時候觸霉頭，自然乖乖恭送。

沈彥勳在經過馮景麒時，腳步頓了頓，馮景麒便聽到他冷冷的一聲笑，旋即才再抬步離開。

馮景麒待人離開後直起了腰，目光沉沉地望向太子消失的地方，他知道對方這是在警告他，並昭示著不會輕易放過小姑娘。

馮景麒捏緊了笏板，到衙門告了假，先回了一趟馮府。他派去的人早已經回來，告訴他眼下最壞的情況——應天府被把得嚴嚴的，傳不出去一點消息，便是璟王留在應天府的人這些日子都聯繫不到外邊。

他聞言後面色凝重的再去了凌家。

在凌家，他卻看到了與自己想像中不一樣的情景——小姑娘坐在院子裡的秋千上，讓小丫鬟們推她，裙裾飄揚，笑聲在風聲中蕩開。

他靜靜立在院門處看了一會，然後臉上也露了笑，輕聲上前示意丫鬟噤聲，輕輕在後邊推她。她想讓所有人安心，他自然也是配合的。

察覺到籠罩著自己的影子不對，挽夏回過頭去，見著是馮景麒，眉眼又變得彎彎的。「大哥你來了，正好，小丫頭的力氣太小了，你再推高些啊！」

「好。」馮景麒依她所言，將她推得高高的，見她落下，再又推出去。

挽夏感受著風，看著離得更近的藍天，眸光亮得如空中豔陽。

秋千玩膩了，挽夏便又拉著馮景麒去摘花園裡的梨。

花落後，梨樹便上結了果，沉甸甸地墜在枝頭。挽夏眼神非常好，挑的都是已長成金黃的梨，讓馮景麒一個一個摘下來，然後兜在衣服裡。

馮景麒笑話她不端莊，她卻一臉無所謂的笑得眉宇飛揚，在陽光下如一朵盛放的牡丹，好看極了。

摘來的梨，挽夏叫廚房做了銀耳梨羹，在用晚飯時親自端給蘇氏與馮景麒。

夜色慢慢暗了下去，夏蟲在草間發出清脆的鳴叫，晚風襲人，倒是十分怡然舒爽。

挽夏坐在花廳中，看著侍衛將昏睡的母親與兄長小心翼翼扶走。

侍衛照她安排，將馮景麒送到馮家的馬車上，送回了府，然後蘇氏亦被安置在另一輛馬車內。

事情準備得差不多，侍衛長前來彙報，他身後還跟有一位神色冷峻的青年。

「見過溫嫻郡主。」陳玄看了眼高座上的少女，屈膝行了一禮。

「陳玄，你不必覺得慚愧，本郡主自認要比你們這些所謂的男子漢要更講信用，只要你安然讓我母親出了城，我自然會放了你父母。」

陳玄半跪在地上，低著頭，咬著牙關。

挽夏見此輕笑一聲，「你也不用想再耍什麼詭計，跟著你去的侍衛會確認我母親的安全再回應天府，那時，你便會見著你父母。如若我的人發現問題，半個時辰，你父親或母親，便會失去身上一個部件。我是女子，可逼我走上絕路了，我比你們都狠。」

憤怒的陳玄一個字也不敢反駁。溫嬪郡主的狠，他已經見識過了，不然他父親怎麼會大意上當被俘虜。「只希望郡主一言九鼎。」

挽夏頷首，侍衛長立即帶了陳玄離開，她則繼續坐在花廳中。

約莫過了半個時辰，外邊有喧鬧的聲音。

挽夏端過剛上的熱茶，慢慢抿了一小口，然後才站起身來。

管家已領著一位內侍打扮的人進來，後面還有一隊禁衛，來勢頗凶。

那名內侍是沈彥勳身邊得力的，挽夏一眼便認了出來，那去了根的東西已向她行禮，用被掐著嗓子似的聲音說：「郡主，皇后娘娘傳郡主進宮，好為太子明日大婚做準備。」

理由挺冠冕堂皇的，就是不肯用心些，皇后娘娘哪用得著太子的人來傳旨意？

不過挽夏對這些也不甚在意，沈彥勳連掩飾都無所謂了，她自然也無所謂的。

「那便走吧。」她從容地邁開步子，並不用他多言，就出了廳堂。

那內侍怔了怔，旋即一揮手帶著那隊禁衛緊緊跟在挽夏身後。

垂花門處早有沈彥勳安排的馬車在等候，挽夏一路行來連眉頭都未動一分，就那麼安安靜靜上了馬車，任它拉往皇城。

沈彥勳不會死心，她是知道的，也算準了今夜是最後期限。不然，沈彥勳就沒有理由能將她拘在宮中了。

挽夏的平靜出乎意料，而沈彥勳見著她穿著家裳裝扮，髻上也未有多餘裝飾，探究地看著她。

「太子殿下這樣看我，莫是不識得了？」她微微一笑，眸光流轉，比滿室的燭火更加明亮耀眼。

「妳這是想通了？」沈彥勳視線仍舊凝在她臉上。

挽夏似歎非歎，「想通又如何，未想通又如何？我若說要你放了我，放了我爹爹，你會嗎？」

沈彥勳瞇起了眼，「那妳就安心待在這吧。」

「好。」挽夏朝他福身一禮，又笑道：「明日殿下大婚，我怕是看不到那盛況了，先祝殿下與太子妃百年好合。」

沈彥勳冷冷地看著她盈盈拜下，輕而易舉就被激起了怒意。

「凌挽夏，妳會如願的，然後妳會來求我的！」他甩下狠話，拂袖而去。

他以為她進宮來，起碼是服軟了，只要她說一句軟話，他就會按計畫行事，讓她成為明正言順的太子妃。如今看來，她還是那樣不知好歹！

那他便如她的意，他倒要看看，她究竟還能高傲到什麼時候！

沈彥勳帶著怒意離開，挽夏唇邊的笑意漸冷，只要給她一夜的時間便好。

太子怒氣衝衝走了，照看挽夏的宮人依舊連氣都不敢多喘一口。

挽夏看著木頭似的那些人，覺得無趣得很，便在這座宮殿轉了起來，在裡邊走了一圈，這宮殿比她想像的大，處處也十分精緻。走累了，她回到寢室，推開窗發現窗外那宮牆後探了許多的梨枝，外邊是她熟悉的林子——那片她與沈滄鈺相遇的梨樹林。

這是皇宮東南角，離東宮不遠，應該說很近。她記憶中，東宮也能看到梨樹林，而這片只有兩個宮殿，沈彥勳還真是給她了個好地方。

挽夏見月色正好，索性趴在窗邊看夜晚的林子。看了一會，她倒是起了睏意，便想著早些歇下養些精神，轉身前荷包的流蘇被勾住了，從她腰間扯落。感覺腰間一鬆，她忙低頭，將勾住的荷包解了下來。

捏著荷包，她又靠回窗邊，伸手打開，刻得栩栩如生的龍佩被她取出，她轉過來，指尖在上邊的「環」字不停摩挲著。

沈滄鈺，你真的就那麼倒下了？

挽夏捏著玉佩許久，再度將它收回荷包內，爬到床上，縮成一團入眠。

次日，她是被喧鬧的禮樂聲吵醒的，外邊很熱鬧，太子的大婚儀式已經開始了。她慢慢坐起身，帳幔外已立有伺候的宮人，聽到動靜忙撩了帳。

「奴婢伺候郡主梳洗吧。」

「什麼時辰了？」挽夏張開雙臂，任宮人為她更衣。

宮人恭敬回道：「巳初，太子殿下大婚的吉時，典禮才開始……」那宮人說到一半，突然又住了嘴，她說得有些多了。

挽夏朝緊張的宮人笑笑，「妳叫什麼名字。」

「奴婢蘭香。」

聽到這個名字，挽夏又笑了，叫蘭香啊……「難為太子殿下的用心了。」

蘭香嚇得忙跪下，挽夏只說了聲無礙，告訴蘭香，她身邊的人都是按香字取的名，聽得蘭香額間都滲了冷汗。

挽夏梳洗後，已有宮人傳了早膳進來，樣樣精緻，卻也只是精緻。這深宮中住的人都是極寡情冷淡的，連菜的味道也是一樣。

外邊依舊遠遠傳來熱鬧聲，挽夏也就安靜的坐在殿裡，這樣過了一個上午，喧鬧聲像是退去了，挽夏知道太子大婚的流程應該是走完了，再等一些時辰，皇家人應該也散了。

挽夏沒有用午膳，又回到寢宮很悠閒的睡了一覺，睜開眼後又問宮人是什麼時候了。宮人答近申時了，挽夏穿好衣裳，又像早上那般百無聊賴地坐在殿內，再坐了會，她便指揮宮人去尋各樣的小玩意。一時間，殿內的宮人被她指揮得團團轉。挽夏趁著這個機會回了寢室，輕巧地翻過窗，來到昨日就看好的合歡樹下，靈活的攀上去，然後趴在高牆上小心挪動到探前來的梨樹枝上，就著樹枝攀下離開了這座宮殿，她立在林間辨別了方向，認準地方便跑了起來。

她所在的宮殿已經響起宮人們慌亂的聲音，挽夏越跑越快，避開巡視的禁衛直接衝著皇帝住的乾清宮去。

在看到熟悉的宮道時，挽夏也聽到身後響起雜亂的腳步聲，她咬咬牙，繼續往前跑，直接就衝到了宮道上。

她驟然從小道間跑出來，周圍的侍衛都被她嚇一跳，定睛一看便都認出她來。

眾侍衛猶豫著要不要給溫嫻郡主請安，卻又見她四處張望，然後看到幾位拎著食盒的宮人後雙眼發亮，二話不說又衝了過去。

侍衛們看得有些呆了，後知後覺的要去攔住，可誰會知道一個小女子有那樣靈巧的身手，皆被她避了開來，見她直接撲到了那宮人身上去。

一陣狼狽的驚呼和動靜，宮人的食盒被挽夏撞翻，食盒裡的湯藥亦潑灑出來，染了挽夏半個身子。

挽夏一撞之後，又用手在那堆藥汁上胡亂的抹，落在侍衛眼中和瘋子也沒有什麼區別了。

侍衛靠近想拉她一把，她卻極快地爬起身，提著裙子再度撒腿就跑。

乾清宮的侍衛都被她驚著，跑去要攔住她，沈彥勳那邊發現她逃離的人馬也趕了過來。

挽夏跑得更加賣力，有種都要來不及呼吸的感覺，胸腔憋悶得很，彷彿要爆炸開來。

再快點，她要再快點！

憑著記憶，挽夏再度穿進了一條極隱蔽的小道，在內中穿梭，然後來到一座宮殿前。

她此時已跑得一身都是汗，力氣也透支了，她死死咬著唇，來到那宮殿前用盡最後的力氣拍門，啞著聲音嘶喊道：「太后娘娘、太后娘娘，凌挽夏求見！」

寂靜的宮道中，少女呼喚的聲音顯得越發淒厲。

挽夏用力的拍著門，咚咚的聲響在她耳邊回蕩，還有從不遠處傳來的腳步與喧鬧。她拍打得越發用力，在追上來的人隱隱顯了身形時，宮門終於被打開來，挽夏被帶得直接撲進了門檻，本想斥罵何人放肆的宮人被嚇了一跳。

挽夏喘著氣支起身子，也不管自己的狼狽嚇沒嚇著人，顫著手將腕間那發黑的銀鐲子捋了下來。她將鐲子塞到宮人手中，死死捏著她的手道：「快，快將這鐲子交給太后娘娘過目，皇上、皇上性命危在旦夕！」

挽夏說得又快又急，宮人怔在那反應不過來，只見她又掙扎著起身往外跑去。那宮人忙探頭出去看，被大批湧過來的侍衛嚇得又縮了頭，下意識將那鐲子先收到了袖中。

緊接著，她聽到那些侍衛說——

「溫嫻郡主，得罪了。」

很快，沉重的腳步聲又迅速撤離，宮人這才敢再小心翼翼探出頭看去，剛才將鐲子給她的少女已軟軟的被侍衛們押走。

溫嫻郡主、溫嫻郡主……宮人將少女的封號在嘴裡嚼了幾遍，又摸出鐲子對著陽光看了看，關了宮門，神色慌張的往正殿去。

片刻，再度靜下去的宮道中傳來宮門被打開的吱呀聲，太后的鳳駕直往皇宮最中央的位置而去。

另一邊，等挽夏恢復意識後，發現自己已回到了先前的宮殿，她揉了揉酸疼的脖子，慢慢坐起身來。

帳幔沒有放下，眼前光線卻很暗，她估摸應該是天黑了……連盞燈都沒有給她點？

挽夏摸索著下了地，才走了一步便撞到一個溫熱的物體。她連忙往後退，卻已經晚了，手腕被人狠狠用力拽住，然後一把甩到地上，摔得她雙眼直發暈。

她疼得倒吸口氣，寢殿內終於有光亮了起來，十名宮人捧著燭臺放在各處，然後又無聲退下。

這個時候，挽夏亦看清了剛才粗魯待她的是何人——沈彥勳！

她在心間極恨的喊這個名字，慢慢站起身，理了理身上還髒兮兮的衣裙，又攏了攏髮。

沈彥勳身上也不比她乾淨到哪裡去，繡著金龍的明黃禮服染著片片血跡。他朝挽夏走去，每走一步，便會留下一個血印子。

挽夏看著沾汙了地毯的血腳印，視線又落在沈彥勳的臉上，那俊朗白皙的面容上，有一道明顯的巴掌印，充血、紅腫著。

挽夏的唇角不由自主地翹了起來，這個笑容落在沈彥勳眼中莫過於火上澆油，他突然跨一大步，一手就掐住了她的脖子，用力收緊。

他真是小看她了！居然還能想到搬救兵，讓太后在他父皇用藥時闖了進去，查到了丹藥有問題。

挽夏被他扼住脖子，難受得呼吸不過來，小臉憋得通紅，可她只是眼神平靜的看著暴怒的沈彥勳，看著他青筋突起的手力度慢慢加大。

她的平靜讓沈彥勳恨得雙目赤紅。

她就那麼想死？死了好去陪沈滄鈺嗎？作夢！

沈彥勳死死盯著眼神開始慢慢失去光采的少女，終於鬆了手。

挽夏軟軟地倒在地上，氣管有著新鮮的空氣進入，她本能的大口呼吸著，然後又劇烈咳嗽起來，咳得連眼淚都流了出來。

看著她狼狽的樣子，沈彥勳蹲下身，用力掐著她的下巴，讓她抬頭與自己對視，「凌挽夏，妳很聰明，可是那又如何？妳的聰明救不了妳，還讓許多人因妳喪了命。」

他聲音很低，帶著一種陰森的猙獰。

「皇祖母知道又如何，他都是將死之人了，即使是神仙來救也是回天乏術，難不成皇祖母還會因此殺了我？凌挽夏，妳說妳究竟是聰明還是傻？妳就不為妳家人想想？妳就不為現在正跪在宮門前，被萬箭指著的馮景麒想想？」

大哥？！大哥怎麼會跪在宮門前，她不是給馮相留了書信……

挽夏的手一抖，神色不復平靜。

沈彥勳看著她的變化，冷冷地笑出聲，「怎麼，原來妳還有怕的，妳連死都不怕，原來還有怕的。馮景麒跪在宮門前上書，參我占臣妻……臣妻，妳究竟是他哪門子的妻子？凌挽夏，妳究竟招惹了多少人？連自小與妳長大的兄長都能對妳起那種心思，為了妳連家族都不顧了，妳這張臉，這個身子，究竟被多少人惦記著！」沈彥勳每說一個字，挽夏的身子便顫抖得越發明顯，而他卻覺得不夠。

她倒知道怕了，不真給她些教訓，她哪裡會記得住！

他眼底有殺機在聚攏，慢條斯理繼續說道：「馮景麒既然和妳一樣不怕死，那我

成全他又如何……」

挽夏感覺下巴一鬆，眼前的人要站起身來，她猛地又撲上了去，拽住了他染血的袍襪。

她第一次那麼惶惶，第一次那麼無力，第一次……向他低頭。

「不要！我求你，我求你！放過我兄長，放了他……他只是想救我出去！」

少女聲音哀婉，低低泣求，小小的肩膀不停顫抖著，被逼到絕境的沉重壓垮了她，讓她除了哭求面前這個人，別無辦法。

沈彥勳聽著她的哀求，見到他最想看到的一幕，他卻一點都歡喜不起來，怒意更加洶湧。

她終於求他了，卻永遠是為了別人！

他抽腳，她死死抱住，依舊低泣著。可他卻下了狠心。

那些她要救的人，一個也不會活！

沈彥勳加大了力氣，挽夏終於被茲開，她呆呆坐在地上，眼淚不停地落。

突然，她朝那快要踏出寢殿門口的沈彥勳大聲喊，「太子哥哥！」

沈彥勳腳步驟然一頓，只聽見身後的人斷斷續續地說——

「我爹爹說過……等我出嫁那日，他會準備十蟬女兒紅，與他的女婿痛快喝上一場……如今我爹爹在戰場，太子哥哥……你可以替我準備那十蟬女兒紅嗎？」

挽夏怔著落淚，囁語一般。

「可以嗎？」

沈彥勳深吸口氣，竭力壓下發抖的手，沉默了許久才再轉身回到寢殿。

他居高臨下立在她身前，看那再狼狽卻仍讓他想占有的少女。

小臉梨花帶雨，為的卻是別人，神色淒淒，仍是為了他人，在他面前露出最脆弱的一面，還是因為他人。

「凌挽夏，妳真的很聰明，很會揣摩人的心思。」

挽夏聽著他淡淡的聲音，抬起頭看他，可她眼前一片模糊，只能看到那晃眼的明黃色。她壓下嗚咽聲，努力讓自己說話清晰些，「我若真的聰明，怎麼會讓自己深陷囹圄，其實我是傻。可再是絕境，我也只求你這一次，我是怕家人受牽連，可都這境地了，真的在黃泉路上遇到他們，我想他們也會原諒我的。」

他要脅她的不過就這些，還能有什麼更慘呢？他能要脅，她也能！

沈彥勳聽著她吐露的真心話，瞳孔微縮。

「凌挽夏，妳很好！」沈彥勳握拳，留下一句話再度轉身離開。

在他踏出寢殿門那刻，挽夏聽到了他吩咐——

「去搬十蟬女兒紅！」

挽夏聞聲，整個人脫力伏在了地上。

她賭對了，她又賭對了……她肩膀劇烈抖動著，眼中的淚早已經乾了，她此時正壓制著從心底傳來的激動，彎著唇角無聲地笑。